

跨入2021年,中国共产党迎来了建党100周年华诞。在这个历史性时刻,马克思主义、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显得格外鲜艳。毛泽东曾经指出:“主义譬如一面旗帜,旗帜立起来了,大家才有所指望,才知所趋赴。”

显然,“主义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,体现了人类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。那么,这个“义”,在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精神世界里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呢?字源表明,从羊,表示以羊作为祭祀品求得祥和吉兆;从我,也就是戌,一种带有尖齿的武器,表示征战或列队示威。合起来会意,可以感受到征战前举行祭祀活动所带来的紧张而又神秘的气氛。场景所指,就是向天地诸神敬行大礼,发誓替天行道、恭行天罚。现代军队出征前的誓师大会,不也烙有类似仪式的印痕和影子?

“义,己之威仪也。”简单来说,“义”的最初内涵指的是出征前的仪式,展现我方军队的威武之气,是“仪”的本字。作为特定形式的“仪”,往往承载、包含、传递着代表上天意志的公理、正道“意义”,“仪”中有“义”,“义”从“仪”出。所以,字形演变中,仪和义在内容和形式上相互揖别,却又保持着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。

“主义行德曰元。”义,以其神圣的天道公理内涵,成为人类最高道德标准和价值尺度。至于字形变化后怎么会简化为刘加一点,看似简单粗暴,却值得考究。简化的“义”,从“刈”,从“辶”,刈有切割、分离、决断之意,暗指战争讨伐侵略;上面一点“丶”,通过指事符号来指正、良善,合起来表示战争代表天理天道,也就是现在所指的正义性、正当性。对比字源,那个“羊加我”的血腥祭祀场面,同样暗含着牺牲生命的意味。因此,刘和义相通,凡是表现为“义”的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,多少都和“刈”所表达的舍弃生命、牺牲生命的义涵有关。推而广之,一切具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公益行为,都可称为“义举”。

“生,亦我所欲也;义,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取义。”孟子关于“义”的学说,将“舍生”与“取义”关联起来,难道是个巧合?“要奋斗就会有牺牲。”“砍头不要紧,只要主义真。”只有把“义”放在生命的天平上称量,才能体现“义”的无比崇高和神圣。

自古以来,凡是追求和崇奉“义”,都预示着要付出生命代价。“甘洒热血写春秋”,不正是平添了“义”的悲壮和豪迈气息?以此观之,没有奉献品格和牺牲精神,可千万别奢谈什么“义”。

独坐

卢润祥

秋叶下,独坐一灯深”(《十四夜》),明代画家沈周也好独坐,他的《落花图》中画的独坐江边者正是他!画面中的书童正抱琴来到。沈周多次画《夜坐图》,在夜晚的隐秘处,听来自心灵的声音。他在一篇小品中说:“夜坐之力宏矣哉!当孤坐于长夜下,因以求事物之理、心体之妙,此即修己应物之地,将必有所得也。”

语云:平和人生最可喜!信然!独坐正是多思时,可以从容思过、谋划,或读书、品茗、观云、临水、冥想,以远离名利场,摆脱“心囚”,从此不怕雨凄清,与岁月相视一笑,淡泊谦和,获得诗意的境界。

有“诗佛”之称的唐代诗人王维官场失意,在远离市尘的蓝田辋川别业隐居,他喜欢独坐,在《竹里馆》诗中说:“独坐幽篁里,弹琴复长啸。深林人不知,明月来相照。”可见其“独坐”时与竹林琴声月色相伴的闲逸,他又有《秋夜独坐》诗,首句“独坐悲双鬓”表达对飞逝的光阴与韶华不再的悲叹,感悟到“欲知除老病,惟有学无生”,是说相信佛家言事物不生不灭而能忘怀得失而解脱!还有他的《过感化寺》诗,有“夜坐空林寂,松风直似秋”句,写出夜晚闲坐时山寺空寂与秋风之萧森。

其实,“独坐”也是文人的随性的生活方式之一:明人何景明夜坐有句“万山

方去疾刻“牛”生肖印

方箴

“鼠报平安归玉宇,牛随吉瑞下天庭”。庚子岁暮,兹选父亲方去疾所刻“牛”生肖印与大家共迎辛丑新岁,并祝吉祥如意。

父亲治肖形印的数量不多,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,以汉砖画像和敦煌壁画等为摹本,摹刻过一些如“飞天”、“神兽”等肖形印章,所作皆生动活泼,不忍释手。此枚“牛”生肖印大约创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,印面不足一公分,只刻画牛首,整个画面以粗朱文线条勾勒牛的脸、眼、耳、鼻、角等,左右不完全对称,运刀从容爽快,刻画活灵活现。比如牛角弯曲向上,自然而有力量,牛眼、牛耳两侧笔划粗细不均,恰似在眨眼和抖动。尤其是整个牛脸,寥寥几刀,不加修饰,竟呈现出来一幅憨态可鞠的卡通型金牛形象,真可谓鬼斧神工,慧心巧思。边框上端线条与牛角相距,自然留白,下端线条与牛嘴部巧妙合并,似有金牛向大家点头作揖、拜年送福之动感。



生的坐标了。峰会集体照拍好了,陈燕华开始点评。面对我的这些邻居,也包括现场很多淮海路的人,陈燕华说,我都不认识,他们面貌各异、身份不同,但是隐约之中,是“面熟”的;“面熟”,熟的是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的腔调,这大概就是住在淮海路的缘故吧。

我答应要向每一位邻居送我的书,邻居却是诚心捧场,买好了我的书,我也要面子,于是真的是买一送一了。邻居都买书了,陌生的读者岂肯落了下风?那天的签名售书,签到书卖光不算,还有读者留下名字留下钱,书店再去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识人交友是我们一直在探寻的人生课题,有道是:“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。”志向相投的人总会在茫茫人海中相遇。世间三种情,亲情是与生俱来,爱情是可遇不可求,唯友情是通过努力就能天长地久。微信社交是互联网时代下的独特衍生品,它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便捷的交友时代,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在网络上肆意而为,放飞自我。微信社交是现实社交的延伸和拓展,掌握基本的网络社交礼仪,能让我们更好地玩转朋友圈。

朋友圈的“仅三天可见”一度成为热搜话题,网友们用诙谐段子表达不满: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,就是你的朋友圈对我仅三天可见。”我倒觉得不必耿耿于怀,真正的朋友是不会被一个查看权限就阻隔在千里之外的,真正的朋友不是三天可见,而是一辈子可见。我是一个很喜欢在朋友圈晒幸福的人,昨天参加合唱团的演出,今天看了一部好电影,明天开始说走就走的旅行。而我最好的闺蜜平时难得发一回朋友圈,有时她的朋友圈甚至“一天都不见”,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,我发的朋友

重。也许你会说发语音节约时间,但很可能无形中已冒犯到对方。实在要发语音或视频通话,最好先征求对方同意,真有急事可以打电话。

熟人经济要靠人品

柳佳

圈的发布变得不再草率,点赞和评论也格外慎重,大家仿佛都达成共识,输出的内容大多是健康向上的小美好,诚然生而为人不可能事事顺心,但是大家尽量避免宣泄过多的负面情绪。到底“三天见”还是“天天见”,其实见仁见智,建立彼此的信任感,回归真诚的社交,用心发好每一条状态,朋友圈就不会没朋友。

日常工作自不必说,文字肯定比语音一目了然,万一对方没戴耳机又不方便外放,还要把一条条语音转化成成长的文字,内容基本面目全非。至于交情不深的朋友,还没有亲密到可以用语音互诉衷肠的地步,发文字更是最起码的尊

重。也许你会说发语音节约时间,但很可能无形中已冒犯到对方。实在要发语音或视频通话,最好先征求对方同意,真有急事可以打电话。

朋友圈的微商开始讨人喜欢了。去年春节“宅家防疫”期间,各大买菜平台一度被挤爆,女友推荐的微商解了燃眉之急,就连当时紧俏的消毒用品也能买到。微商依靠的是“熟人经济”,潜在客户往往都是亲友、同学、同事等,发广告在所难免,分寸要掌握好,比起干巴巴的产品介绍,多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生活,更能赢得别人的好感与信任。我朋友圈里有一位料理销售顾问,本身就是美食爱好者,经常会发一些小视频教大家做好看又好吃的营养餐,如此温柔的刷屏势必会在朋友圈留下好印象,卖货自然水到渠成。做微商推销的不是商品而是人品,只要服务好客户,经营好朋友圈,既能赚到零花钱,友谊的小船也不会翻。

十日谈

“微友”有礼

责编:杨晓晖

微信虽然是一种社交平台,但有社会的伦理。

至今也没有完全想明白,一场完全“人设”的约会,怎么会走调的。走调的程度,以前有句俗话叫做屋里也不认得了,我则是相反,走调走得只认得屋里了。

一个多月前,上海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路培庆兄,邀我到三联书店讲座连带签名售书,很配我胃口的。尤其是,三联书店,以前的旧书店,离开我的旧宅,仅仅相隔两条弄堂,闭着眼睛也摸得到。培庆兄就此揶揄和激励双关:在三联讲淮海路,还有啥人比你过你?

轿子抬上去了,也要对得起轿子。讲座和签售做了很多次,想有点新意。我请“燕子姐姐”陈燕华一起来,她有号召力,而且陈燕华是我向明中学的同学,对淮海路自有“燕子”的温情。还想再加点“浇头”。很多年没有见到光明邨弄堂的邻居了,突然有点牵记了。我想请他们来,不管

现在是否还住在光明邨弄堂,只要曾经与我们马家为邻,我便送一本我的书。消息通过三联书店的公号发了出去。我不知道有几个邻居会看到,我不知道他们,还有喜欢淮海路的读者会不会来。其实,

一场“走调”的约会

马尚龙

我真正不知道,更是没想到,这场讲座还没有开讲,已经走调了。

活动当天上午,王丽萍打电话给我,她要来参加。我一边感谢,一边心里惬意。王丽萍正准备写下一部电视剧,恰好是邻居题材;她说要来看看我和我的邻居。后来回想起来,王丽萍一直夸赞我的创意,我顺着竹竿,自己都淡忘了讲讲淮海路才是下午的“主角”。

“主角”好不容易登场,但是很快让出了C位。三联书店仅能摆放三十个席位,活动还未开始,已经有百把人挤在店堂。

虽然彼此间谦和,不过家人家还是暗暗较劲的。有政治身份优劣,有经济收入高低,最重要的较劲,便是子女的读书了。一弄堂都是年纪差不多大的孩子,读书好坏,最能体现一家人家体面的。1964年,我的大哥考上了大学,成为光明邨弄堂几年间唯一的大学生。我父亲母亲不喜炫耀,但是儿子考进大学,弄堂里每家人家都知道的,父母亲脸上有光的。从此,厚道争气的大哥,便是我

在一起也无不和谐。他说:那如果只让你用一个形容词形容仙鹤,你用什么形容词?说实话这个问题有点儿难住我了,长寿?优雅?健美?仙气?吉祥?我想不出来。我问他:那你呢?他缓缓吐出两个字:猛禽!我一愣,这属于老鹰的词放在优雅性灵仙鹤身上,不合适吧?他是这么解释的:仙鹤能长途飞行,而且飞的时候,时速可达每小时40公里,你想想自己开车开40码时是什么感觉,想想如果有一个大鸟用这个速度冲向你,你会怎么样?而且,就算它在那站着,也很“危险”。仙鹤虽然是鸟,但它的骨骼强度是人类骨骼的7倍。其实人的骨头已经很硬了,比人的骨头还硬七倍,简直就是“钢筋铁骨”!它的长嘴会多尖多硬!仙鹤又很高,一般都一米五以上,大鹤能到一米六七,比人都高。而且它的动作神速,如果你不顺眼,想“叨”你一下,就像你一个动作奇快的武功高手,拿着一柄奇硬无比的一尺多长的尖刀“叭”就扎过来……

他冲我一比划,我不得往后退了两步,说:猛禽!猛禽!他说:你看视频没用,得真正在仙鹤身边待过,你才能知道它有多厉害。你在画里表现它身形的尊贵、声音的清越,姿态的优美,这都没错,但这都是它的“形”;它可远观不可亵玩的神态,不怒自威的威仪,才是它的“神”。画画嘛,总得形神兼备才行呀。从那以后,我就没画过仙鹤。

徐德亮

接触仙鹤的朋友跟我说:“你不了解仙鹤,就画不好。”我当然不服,好歹我也是讲过书、看过古书的人。于是我也大讲了一堆仙鹤的文化含义和在中国画里的象征意义等——我甚至告诉他,我知道传统的毒药“鹤顶红”是砒霜,跟仙鹤没关系。

我问:为什么国画里都把仙鹤和松树画在一起?我说:松鹤延年啊,神仙不都是骑仙鹤的吗?他说:鹤寿多少?我说:得几百年吧。

他说:仙鹤能活六十年。古代人的寿命本来就短,人活七十古来稀么,往往修仙学道的人,养一只仙鹤,养个十几二十几年,人都挂了,仙鹤还好好地活着。所以人们都觉得仙鹤长寿。但仙鹤是“涉禽”,它是生活在沼泽地、水边的鸟,跟松树没关系。所以你画仙鹤站在松树上,就有点诸葛亮打电话的意思。我不服,说:那是传统题材,松树也是长寿之树,松子也是仙人之食,所以放



间关莺语花底滑 (中国画) 顾炫



间关莺语花底滑 (中国画) 顾炫